

往事悠悠

街上开满金色花

□崔启昌

“正月里，穿新衣；胖娃上街放炮仗，小嫚儿点起滴答金儿……”小时候，我住在村子里，这几句顺口溜是奶奶正月里常絮叨的。

昔日，乡下人的年过得并不怎么有诗意，原因主要是贫穷——不光物质方面，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不过，过年事大，即使生活再不殷实，村人们也会尽可能多地拿出平日的积攒，缝新衣、做新鞋、蒸饽饽、贴对子、包饺子……过年的路数挨着弄，少了哪一项心里都会不踏实，毕竟过年是迎来送往，尽全力捣鼓得隆重些、周全些，说不定下一年的日子会因此上个台阶。

大年五更放炮仗，正月十五点烟花，这两件事村人们看得很重。临年根儿赶集时，拥挤着排再长的队也要攥着皱巴巴的钱买上几挂鞭炮。到点了，点上，噼里啪啦响起来，扑扑簌簌亮起来，随了习俗不说，一家人的心里也都跟着兴奋敞亮了许多。

那些年，父亲在外行医，每月有收入。到过年时，父亲在尚庄、张仓等几个大些的集市上都舍得掏几张面额大点的钱买炮仗跟滴答金儿回家，让我和兄妹过把放炮仗、点烟花的瘾，新年正月里好好欢乐一番。西屋邻居家则不然，家里五六口人没怎么上学，书读得少，贴对子还得找人给分清哪张先贴、哪张后贴。记得那时他们满家子都在队里早出晚归，工分挣不少，可身处物质匮乏的年代，到年底粮呀钱呀分到的还是屈指可数。他家过年割肉买鱼，添衣弄鞋感觉都费劲不小，炮仗烟花啥的也很少买。到大年夜里该煮饺子了，他家的青年便扛出长竿喊我父亲出门，嚷着给俺家挑着放炮仗，父亲便心领

神会欣然同意。于是，几挂炮仗欢快地炸开来，两家人惬意地听了响。到了正月十五放烟花的时候，西屋邻居家的青年还积极地给我兄妹几个点火，我比他小好几岁，每次我和兄妹都不推辞，滴答金儿点天后，一串串好看的金色花朵随着扑扑簌簌的动静绽放开来，一闪一闪的光亮映红了我和兄妹的脸，邻居家的青年也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烟花映照中笑咧了嘴。

日子好些后，村人们过年、过正月十五放炮仗跟滴答金儿的事更盛了。住村子西崖的老张家齐刷刷五个儿子，干队里的活“兵强马壮”，家里收入宽裕。加上老张也舍得花钱，所以他家的炮仗大年五更点上后，噼里啪啦能连着响约莫一个钟头。正月十五这天，老张的五个儿子一直忙活大半天，商量着滴答金儿要放出个新鲜花样来。五个小伙子爬上爬下，把天井中的柿树、杨树、软枣树上，还有鸡舍、猪圈、羊栏的棚梢儿上都粘贴上了滴答金儿。爷们儿几个傍晚抿了酒、吃罢元宵，便分头点火燃放滴答金儿。一时间，偌大的天井金光晃眼，扑簌簌的烟花下落绽放的动静煞是好看。每年这个日子，左邻右舍好多邻居都挤进老张家的天井看光景。

时间再往后，村人们放炮仗、点烟花就不局限在各自的院落和巷口了，胡同、大街、场院都相继派上用场。踏进正月门，街上炮仗炸响的动静愈发密集起来。“谁有炮仗我有火！”这是大人的声音；“我有炮仗谁有火！”这是孩子们的动静。一应一和，村子里就愈加呈现出暖人的年味了。在村里，滴答金儿多是女人们喜欢的东西，点起滴答金儿，不用像放

炮仗那样急三火四，忙不迭还“噼啪”吓人一跳。滴答金儿点上后光出好看的金花，看着柔和又温馨，而且还可以一支一支接续起来，金花开得多，燃放工夫长，整个正月十五元宵夜，村里的街上到处开满金色花。再往后，这种满街流光溢彩的景象每年都能延续到正月月底。

我去南方当兵的时候，村子大包干已经好几年了。这期间，每到过年、过正月十五元宵节，村人们都不待见单个的炮仗和滴答金儿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从外地学了“打铁花”的技艺在村子里施展。正月十五这天，当余晖散尽，小伙子们便在村南空地架起长木杆，顶端拴好铁漏桶，等天黑严实了，铁匠就把烧好的铁水加注到早已装了铁屑的漏桶里，几个小伙子轮番上场，奋力摇动长木杆。霎时间，无数金色花朵铺天盖地绽放开来，令人眼花缭乱。好看的场景、耀眼夺目的金色花朵引得围观的老老少少赞叹不已。

如今，过年、过正月十五元宵节时，村人们几乎都不稀罕滴答金儿这类小玩意了，大伙都放魔术弹，放礼花、礼炮，不仅阵势大，还能既听响、又看花，场面更加震撼人心，过喜庆年、庆快乐节的气氛烘托得更加浓烈。

想来，确实并不意外，社会进步、生活提高，人们肯定会顺势高兴起来。放炮仗、点滴答金儿这种自制的细如麦子秸秆、长不过一拃的小东西，跟放魔术弹、放礼炮相比虽阵势大小不一样，但其体现的意义并无二致。我一直在想，依着早已形成的传统习俗，往后，村人们还会用什么样的形式欢度年节？一时还真找不到答案呢！

年味与仪式感

□杜小艾



除夕夜，孩子们站在窗边看到绽放的烟花，非常兴奋。老公说，一听到鞭炮声，就觉得有年味了。

的确，儿时每到过年，我们都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会期待着除夕夜全家一起看春晚、吃馅儿里藏着硬币的饺子，也会期待大年初一跟着父母去拜年，收糖果和压岁钱。而记忆中的年味，与其说是藏在那些爆竹声中，藏在穿新衣、收压岁钱的欢乐里，不如说藏在父母给孩子的仪式感里。

作家村上春树曾说过，仪式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还创造了“小确幸”这个词，指的是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买回刚刚出炉的香喷喷的面包，站在厨房里一边用刀切片，一边抓食面包的一角。很多时候，孩子的“小确幸”，往往源于那些仪式感的生活。仪式感，会让我们更积极认真地去过生命里的每一天，有仪式感的新年，会给孩子带来满满的幸福，会让孩子拥有一种随时找到自己的“小确幸”的能力。

那么，如何跟孩子一起营造新年的仪式感呢？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忙年”，一起通过看绘本、查资料的方式去认识春节的习俗，然后一起打扫卫生、贴春联、剪窗花、包饺子、置办年货、准备年夜饭。如果你问我童年里对过年的记忆，我会记起小时候跟爸爸一起用水和面粉调制一小碗浆糊，提着浆糊去贴福字和对联；也会记起跟妈妈一起和面，蒸出一锅锅热气腾腾的馒头，或者一起有说有笑地擀饺子皮、包饺子。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创造独特的新年记忆。我们家有个传统，每年过年时一大家子将近二十口人都聚集在爷爷奶奶家吃饭！连续两天，大人们包饺子，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我每次跟老公说起这个仪式，他都会一脸羡慕。还有的家庭每年会拍一张全家福；或者给孩子写成长日记，在春节的时候打印成册与亲人分享；又或者每天给孩子拍一张照片，春节时把照片做成一个年度相册……

这些年，总有一些声音说“年味淡了”“过年没意思了”，其实，浓郁的年味可以由我们自己跟家人一起创造，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让天伦之乐更丰满，给孩子留下最奇妙的春节记忆。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人间烟火

麻叶的味道

□程家森

不同地区的家庭过年有着不同的习惯和习俗。由于母亲是南方人，我家总会在过年前的几天做一些油炸食品，有些是年夜饭的菜肴，有些则是守岁时的小零食，麻叶便是我最喜欢的“守岁小零食”。

记得第一次吃麻叶，还是很小的时候去徐州二姨家吃到的。一片菱形的麻叶炸至焦黄，还有一些芝麻粒零零散散地嵌在薄薄的面叶里面，焦香酥脆的口感让味蕾拥有难忘的体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够吃到如此美味的食物，着实让我回味无穷。

再后来，家里也开始在春节前炸一些麻叶，有甜味和咸味两种。麻叶制作程序简单，把面粉放在盆内，磕入鸡蛋，放入糖和猪油，和成面团，揉匀揉透，醒发一段时间后放在案板上，撒上黑芝麻，擀成菱形的薄片（也可以将两片薄片叠在一起后中间割一刀，再翻成花），晾干。

锅内放油，待油温至八成热

时，放入麻叶生坯，炸至金黄色捞出，沥干油即可。若想口感更加酥脆，也可以再回锅复炸一次。

随着麻叶入锅，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锅里的麻叶翻滚着，颜色由白色变成微黄。此时，眼疾手快的父亲迅速把麻叶捞起，用力地颠几下大箬篱，让油深度渗出。随后，父亲将箬篱中的麻叶再一次倒入油锅，这次噼里啪啦的声音小了许多，麻叶也只是冒出极小的气泡，颜色又加深了一些，香味更浓郁了一些。

父亲再次快速地将麻叶捞起，颠颠大箬篱。稍微静止一会儿后，他眯着眼睛看着如同小馋猫一般目不转睛盯着麻叶的我，说：“馋坏了吧？赶紧吃几片！”于是我顾不上烫手，迅速拿起几片放到嘴里，瞬间满口浓香！满嘴焦脆！我又不失时机地拿几片放到忙忙碌碌腾不出手的父亲和母亲嘴里。

有时候为了在玩伴面前炫耀，我会偷偷地把麻叶装进衣服的口袋里，

出去和小伙伴分享。每每这时，衣服口袋少不了沾上油污，我因此被父母责怪了好多次。我大学毕业结婚后，哥嫂侄子侄女回到家里过年，我们又会聚在一起炸麻叶和藕夹，侄子侄女还会经常打趣我：“叔叔，不要再装几个麻叶到外边去吃吧！”欢声笑语中，一家人其乐融融。

年迈的母亲终究还是离开了我们，炸麻叶的时候没有了一旁母亲的唠叨声，只留下油锅里噼里啪啦的声响。麻叶也不再是儿时嘴边奢侈的零食，它仿佛成了我心里一个不解的结，每到过年的时候或多或少的都要炸一点，不是为了贪图曾经的焦香味，而是为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念想——那是麻叶醇厚的焦香味，是家庭至亲的温暖；那是麻叶里数不尽的黑白芝麻粒，是无穷无尽的思念；那也是在母亲坟前燃烧纸钱时飘起的缕缕青烟，缠缠绵绵、丝丝不断。

